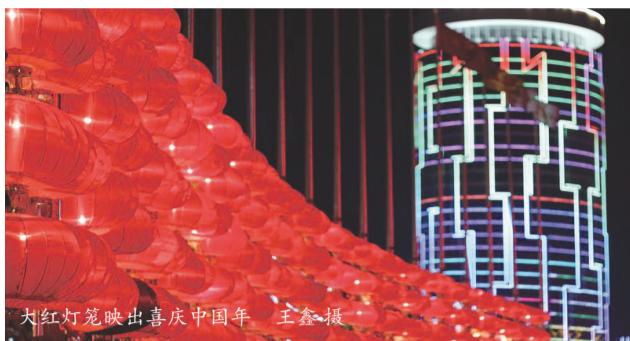


4



过年

开学季已告一段落，春节也渐行渐远了，但是亲情、年味、民俗、家乡等等和过年有关的一切却还鲜活地留存在记忆中，久久散发着温情，化为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珍藏。这里刊载一组同学们回家过年的文章和图片，与大家一起分享过年的滋味。



逝去的年味

* 孙鹤

小时候过年，是最期待的事情。总是早早的，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在心里面小心翼翼地盼望着。就好像从盛夏的余晖中，窃取了一粒种子，想把它带入冬季再生根发芽。虽然，如今看来，童年的向往就好像是一块五彩斑斓的棉花糖，让我们带着几乎心醉神迷的梦幻送入嘴中后，才发现那味道不过是一团普普通通的泡沫。但是，当时的那颗种子却是我至今依然想拼命保有的非常珍贵的存在。

今年过年，在手机上读到几篇前辈们写的关于过年的文章。其中莫言的新年就像他的小说一样，充满着精灵而又诡谲的梦幻。先是和我们一样的提前长达几个月的期待和盼望，中间夹杂着例如腊八粥之类小小的欣快和释放。然后就到了神秘的除夕，在莫言看来，那是离祖先最近的日子。一家人先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然后依然是按照农村的惯例日落而息。但是到了午夜时，母亲会悄悄

叫起熟睡的莫言，在腊月深冬的寒风中，哆哆嗦嗦地穿上自己的新衣，在母亲手秉的烛光下，在高密东北乡一如既往的灿烂天穹中，来到自家屋后的祠堂，毕恭毕敬地向自己的祖先和这片土地静静燃上一柱引魂香。这让我感到既惊讶又熟悉。惊讶的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秉持着我所陌生的这些遗规和信仰，默默地走过了他们的人生。熟悉的是，这些遗规和信仰背后所承载的中国人代代流传的对于亲情和土地的追问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惶恐。

今年过年，我吃了五顿聚餐，也见了大大小小几十口人。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在看书、上网甚至玩手机。新衣服对我来说不再有什么吸引力，过年的好吃的也只是比平常的家常菜稍显油腻一些而已。老一辈所念念不忘的那个年，似乎已经随着我们的童年一起成为了尘土弥漫的老故事。但是，当我在除夕的晚上看着春晚、刷着微博、不时地抢两个红包的时候，我想起莫言所怀念的年，以及我的父亲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告诉我的那些年。我环顾四周，年迈多病的奶奶早已睡下了。爷爷和我还有我的父母正在被一个并不怎么好笑的小品逗笑。我忽然觉

得，年也许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不相信过去的每一个新年都带着如今的年所无法企及的梦幻。它们可能只不过是我们记忆中对于幸福的向往和沉淀罢了。正如同幼年的莫言在寒冬的午时被母亲叫醒时可能跟我们一样会叫苦连天，但是当无情的岁月不急不缓地夺去了他五十多年的光阴还有那些他所挚爱的人们的时候，一切关于过去的不好的回忆都成为了亲情二字苍白无力的注脚。换句话说，时间让他离他的祖先更近了些。也正如同当时间同样夺去了我的青春，如果我回忆起如今这个略显寂寞的春节，可能心中会一样感受到全然不同的触动，只因为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们当时都还在。

如今我们常常说起年味这个词，稀松平常得就好像吃晚饭的时候说某道菜少了些盐一样。我们常常感慨“啊，我们现在的年，是越过越没有年味了呀，过去的年怎样怎样……”但是，我想也许时代所夺去的，并不是我们所口口相传的年味，而是那颗懂得珍惜并且富于感受力的心。是这颗心让我们意识到，年味可能并不是初一清晨的那一声炮响，也并不是一年一度的崭新的衣裳，更不是饭桌上的推杯换盏，而只是简简单单的人的气味。



笑脸—其乐融融·过年期间恰逢家人过生日 郭虹利 摄

长安年

* 关泽宇

朋友更新了空间动态：“这城里一年年的，不愁吃不愁穿，年味儿倒越来越淡了。”语醒梦中人。年味儿，淡了？

我住长安城。四方的城墙，96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中心，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关于新年，在我儿时的记忆碎片里，味儿浓郁。

全家(包括姑姑家)七八口人，忙手忙脚收拾擦洗。灯，冰箱，窗户，什么都崭新，亮晃晃的。三十儿那天，城墙头张灯结

彩。爸妈切肉炒菜，奶奶下饺子。爷爷坐厅里抽烟看电视，一把一把在我手里塞花生。掐七点的点儿贴春联，八点的点儿看春晚。零点打钟了，下楼放炮。爸爸抓着我的手用烟头点，我又喜又怕，哇哇大叫。炮声大，听不见。那晚上，整个长安城久久荡着一阵儿高似一阵儿的红彤彤的炮响。

接着，初一走亲戚，婶婶婆婆在我的小衣袋里塞红包；初四起风，在雁塔南放风筝，一片连着天的青翠麦地；十五姥姥送灯笼，手工的，薄如蝉翼的红皮儿，点真火。欢喜举着出门去，再到零点了，灯笼地上一扔，噼啪烧了，预示一年红红火火。烧完回家吃元宵，睡了，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等月亮下去了，太阳起来，醒了，这年才算完。

这回忆模糊。从那时候到

今天，十几年光景了。十几年了，雁塔南的麦地开了荒，辗转成了著名的购物中心；城墙封了，收门票，一张二十七块钱。我家呢？搬家了。房子大，请家政打扫，一年到头亮闪闪的。再后来爷爷去世，奶奶守着孤；姑姑们各有一份遭遇，来往也少；爸妈升职，回家总是晚；而如今，我又远走他乡求学。那大房子装着奶奶，其他地方，空着。

长安沧海桑田；我家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年味儿呢？

年味儿呢？

腊月时候放假回家，年关将近。爸妈高兴，不教我下馆子，天天下厨变花样，说是让我尝尝家乡味。奶奶初见我，拉着手向东问西，竟落了泪。几番言语过了，一家四口，张罗着过年。

打扫卫生。今年我大了，不请家政。奶奶准备水，爸爸擦

灯，妈妈扫地拖地，我规整物件，晒被子，扛重的东西。大了，家里总有一份责任在肩上。收拾完了，和奶奶贴春联。她刷胶，我个子高，把横批平平整整贴在门楣上。电视机旁边，也贴了红彤彤的剪纸。

三十晚上，下馆子吃了年夜饭，回家挤沙发上看春晚。春晚讲究与时俱进，奶奶说看不懂，我和爸妈也不感兴趣。干脆任电视开着，一家人天南海北聊着嗑。我和爸妈在微信上抢红包，玩的哈哈大笑，奶奶看我们笑，也咯咯乐了。零点了一家人互致晚安，各自安眠。窗外零星响着炮声(西安近几年爆竹限放)，偶尔还会

有极绚烂的礼花在窗口绽放。长安呵！电灯换了花灯，大厦换了古楼。红包在微信里，祝福在手机上。雁塔周

围，繁华换了青翠；就连城墙里面也深深埋进了支持的钢筋水泥。城市化带来的改变是深入骨髓的。诗的长安只留在诗里，曾经的长安年，亦早换了模样。长安如此，中国亦如是。

如果那是年味儿，那年味儿确乎已经不在了。但那，是吗？

2000到2015，沧海桑田。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变的——家人的爱。爸妈，奶奶，天上的爷爷。换了时间换了空间，那份爱还是原来的味道。追溯千年，中国换过不知多少模样，但年一直红红火火燃烧了下来。年，意味团圆。团团圆圆，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魂。年，不仅仅是长安年，亦是中國年。亘古千岁，始终如一。

我这样在朋友的动态下面留言——

爱在，你们在，年味儿就在。